

章念驰——编

章太炎生平与学术

〔上〕

章太炎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995年4月第1版



大德既衰，人皆曰章太炎。然其学之博大，其志之远大，其气之磅礴，其行之坚毅，非他人所能及也。其学之博大，盖囊括中西，贯通古今。其志之远大，盖以救国为念，以启蒙为志。其气之磅礴，盖以文章为武器，以论战为手段。其行之坚毅，盖以百折不挠，以死而后已为精神。

初集序在溧陽，祝文曰：章太炎先生，其学之博大，其志之远大，其气之磅礴，其行之坚毅，非他人所能及也。

此不主必在自身，精神不主。

精神既衰，人皆曰章太炎。然其学之博大，其志之远大，其气之磅礴，其行之坚毅，非他人所能及也。

日上海河東路，其地有章太炎先生故居。

初集序在溧陽，祝文曰：章太炎先生，其学之博大，其志之远大，其气之磅礴，其行之坚毅，非他人所能及也。

“章学研究论丛”学术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 勇	王 宁	王汎森	王兴康
汤志钧	坂元弘子	李国英	汪荣祖
陈平原	林少阳	罗志田	周振鹤
姜义华	桑 兵	章念驰	葛兆光
傅 杰	熊月之		

前 言

三十年前,在先祖父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之际,我编过两本文集——《章太炎生平与学术》(三联书店出版)及《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),选刊了他去世的半个世纪中,人们对他研究的代表作。沧海桑田,一下子三十年又过去了,在纪念先祖父去世八十周年之际,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批研究太炎先生的学术成果,包括再版《章太炎生平与学术》,并拟新编近三十年来研究太炎先生新的学术成果,真是给繁荣学术文化做了件益事。

这三十年,是中国近代最开放的时代。学术研究,特别是人物研究,已不是“戴帽式”的“定性式”的研究,而是更开放的学术研究。我们研究他走过的曲折的道路,是为了让后人少走弯路,也是为了站在他的肩上去超越……

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近百年史上,他和许多先驱者一样,都是背着铺板,躺在泥泞的路上,为着让后人踩踏而过的人。他不是什么“先圣”或“教主”,更不是什么“疯子”;他与其他历史人物一样,也并不是

什么“完人”，他就是他。八十年来，对他的评价是各种各样的，这本来是件正常的事，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人物，政治足迹遍历戊戌变法至抗日战争，几乎参与了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政治事件。他的思想又那么深邃，著述又那么宏博，可是他的文字又是那样晦涩，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。因此，准确认识和评价他，始终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的一大课题。八十年来，章太炎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尤其是近些年，在新视野、新方法的带动与促进下，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，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章太炎的认识，也使得章太炎的许多思想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焕发了新的生机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希望我再参与《章太炎生平与学术》的续编工作，但我近几十年来，主要在从事台海问题研究，对章太炎研究的发言权已经不多。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《章太炎全集》责任编辑张钰翰博士，年少业精，他选择与推荐了一批论文，足以弥补我的缺憾，而终于编成本集。当然选编工作也难免顾此失彼，必有遗珠，敬请读者原谅。

2016年5月14日

目 录

上 册

前言	1
余杭章先生墓志铭	汪 东 1
章先生别传	但植之 4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	鲁 迅 8
悼念太炎先生时论(两篇)	
悼太炎先生(香港《生活日报》)	11
悼章太炎先生(巴黎《救国时报》)	12
唁电·挽联·国葬令	14
章先生学术述略	庞 俊 20
余杭章氏学别记	钱 穆 25
章太炎先生之气节	潘重规 30
章炳麟之生平及其学术文章	林 尹 38

章炳麟与中华民国	汪荣祖	56
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	侯外庐	100
章炳麟的学术成就	张玉法	176
章太炎剖析	李泽厚	198
章太炎进化观评析	王 煜	238
《民报》中的章太炎	朱浚源	304
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	吴文祺	369
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	唐文权	402
章太炎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探索	何成轩	445
章太炎的人性论与近代中国人本主义的命途	姜义华	459
否定的思想家		
——章炳麟	[日本]河田悌一	489
从一个日本人的眼睛看章太炎思想	[日本]近藤邦康	507
章太炎的《社会学》	汤志钧	530
章太炎道德论初探	罗福惠	541
章太炎先生的医学见解	廖家兴	556

下 册

章太炎与鲁迅	章念驰	563
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		
——以章太炎为例	王汎森	626
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	桑 兵	642
兼及“著作”与“文章”		
——略说《国故论衡》	陈平原	677

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	汪荣祖	695
章太炎对身体的看法和佛教、医学思想的关系	[日本]坂元弘子	732
章太炎与汉语修辞学	傅 杰	747
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 ——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	刘 巍	761
章太炎与章学诚	张荣华	802
《章太炎先生论伤寒》释要	钱超尘	820
“新子学”典范 ——章太炎思想论纲	[新加坡]严寿激	894
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	张昭军	923
章太炎对“公理”的批判及其“齐物”哲学	[美]慕维仁	945
章太炎“自主”的联亚思想 ——《民报》时期章太炎与日本早期左翼运动及亚洲主义、 日英同盟、印度独立运动的关系	林少阳	969
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? ——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	张志强	1016

余杭章先生墓志铭^{*}

汪 东

先生讳炳麟，字枚叔，一曰太炎，浙江余杭人也。王考讳某，考讳某，奕世载德，实有令闻。先生秉心强固，聪智绝人，粤在幼年，已开宏业。外祖朱氏，尝授以《春秋》大义，谓夷夏之辨，严于君臣，服膺片言，以至没齿。是盖岳因部娄，增其九成；河出昆仑，原于一勺。稍长，从德清俞君问业，横经在席，砥砺时须，敛袖而听，锋芒不见。厥后旁搜远绍，著书满家，而师法所自，称引勿替。康成绝学，尚游马氏之门；叔重无双，不废贾君之说。强立不反，斯之谓欤！有清末叶，政益陵迟。先生怀一夫不获之心，申九世复仇之议，欲求殷献，共举义旗。爰历闽疆，暂栖穷岛，所谋弗遂，铩羽西还。既遭党锢，有明夷之厄，乃日读《瑜珈师地论》及因明、唯识诸论，宅心玄宗，都空意必。民国二年，再被幽系，又口授微言，命弟子吴承仕录之。居幽赞易，以明

* 本文原发表于《制言》半月刊第 31 期，1936 年。

忧患之情，在陈绝粮，县述四科之教，希踪曩哲，一揆同归。初至江户，识故临时大总统孙公。倾盖论交，即关大计，于是作《相宅》一篇，豫策革命后建都所宜。其言略谓谋本部则武昌，谋藩服则西安，谋大洲则伊犁。洞烛几先，规橛宏远，运天下如掌上，罗形胜于匈中。势格不行，甌亦随见。昔成周既宅，乃为雒邑之营；秦祚先亡，始定关中之策。以今方古，抑又过之。逮乎武汉兴师，金陵让国，袁氏袭亡清之旧制，忘孙公之乐推，跋扈临民，骹敲弃法，先生直言毋挠，谗口是樱。未几，出为东三省筹边使，盖远之也。知非用我之诚，犹冀期月之效，是以明令朝颁，轻车夕发，度雄关而揽辔，指险渎以徂征。涉历山川，图摹形势，将欲收乐浪于版图，规玄菟为郡县。岂知建议悉被稽留。挂冠即行，拂衣高蹈。用是强藩割据，倭寇冯陵，沿至于今，终成巨患。假使郑用烛武，汉听贾生，则北门之笈，何至潜移，七国之兵，还当自戢。噬脐奚及，流涕空悲，言念老成，侔乎远矣！邦家多故，戎马频烦，民国五年七月，孙公以大元帅兴护法之师，开府广州，用先生为秘书长。传檄而定巴蜀，赋诗以劳将率。时唐继尧督军滇南，犹怀观望，先生躬往说之。瞻望碧鸡之岭，瘴气潜开；徘徊黑水之祠，凶波不作。唐感其诚，请受节度为副元帅，同寅协衷，斯为功首。其后军府改制，解组言旋。虽反初衣，犹闻国是，谏言时发，不可胜书。顷者寇乱日深，车驾将税，乃卜筑吴地，躬启讲舍，媵欲教诲后生，振导聋俗。莘莘学子，从者如归。子夏居卫（魏），西河于以向学；仲尼反鲁，雅颂繇是得职。岂直通波飞阁，悦此清嘉，良田美竹，娱斯伏腊而已。不幸寝疾，以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卒，春秋六十九。弟子心丧，薄海咨悼。国家追念元耆，荣以国葬，礼也。夫立德者不必有功，勤事者未皇绩学，兼备三者，繄惟先生。故能识综九流，勋媿

微管，金声玉振，终始之为成，霆气流形，不言而成化，可谓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者也。配汤夫人，有子二，曰导，曰奇。始遭疾困，未安家室，先置筵某氏，生女子子三。长适龚，前卒。次适关，次适朱。一门之内，孝弟怡怡。嗣子居丧尽哀，继志善述，某年月日，奉丧返杭州，葬中台山之麓。念封树之将具，嗟德音之不忘，询谋佥同，刻此贞石。其辞曰：

于皇先生，抱道守贞。居常虑变，在险能亨。建夷既摧，复我疆理。嘉谟屡陈，以规九有，知几其神，言必有谏。鱣鲙肆虐，尧封沦陷。一佐军府，遂返田园。功陋齐管，节慕鲁连。博综丘坟，思弘六艺。雄文迁笔，盖其余事。天不慙遗，微言圯绝。凤鸟无征，楹奠空设。萧萧归棹，桓桓墓门。千秋万代，楷树常存。

章先生别传^{*}

但植之

章先生讳炳麟，字枚叔，浙江余杭人也。慕昆山顾炎武之风概，更名绛，字太炎，学者称太炎先生。少游朴学大师德清俞先生樾之门，兼从定海黄先生以周问大义，尽通文字器数之奥。见虏政不纲，出交贤豪，慨然以兴复为己任。属清室议改易成法不果，党祸起，先生避地台湾，问关至日本江户，邂逅孙公，共论相土迁宅之宜。作《相宅》，述孙公始谟，谓今后建都，谋本部则武昌，谋藩服则西安，谋大洲则伊犁，孙公雅相推重，先生亦服孙公善经画。孙公于开国典制，多与先生相商榷，时人弗之知也。岁癸卯，先生以《苏报》事与清廷讼不直，瀾成，处先生三岁刑。同盟会建立之明年，先生出狱，同盟会人迎先生至日本江户，主《民报》笔事。先生尝书联贻孙公，署曰“逸仙二兄”。逸仙者，孙公字也。及武昌发难，风起云蒸，卒倾虏社而反汉

* 本文原发表于《制言》半月刊第 25 期，1936 年。

鼎，非夫清廷腊毒盈贯，孙公与先生经纶草昧，及仁人志士幽囚辟易断脰绝齿者之相继，未易以集事也。民国元年一月，临时政府宅南京，孙公受乐推就大总统职。孙公素知袁世凯畔涣不可任，壹意北伐，然以与武昌相失，不能得形势，时论亦汲汲欲仆清廷，孙公因荐世凯自代。世凯既绍纂洪绪，后遂僭号称制，虽西南首义，胜兵用命，狂狡燿沮，淫威余烈，几亘两纪，天下汹汹矣。先生《告癸丑死义烈士诸君文》，发愤论之曰：“武昌之师，以戈异族；云南之师，以荡帝制。事虽暂济，而皆不可谓有成功则何也？异族帝制之执，非一人能成之，其支党槃结于京师者，不可胜计。京师未拔，正阳之阊未摧，虽仆一姓，毙一人，余孽犹鸟兽屯聚其间，故用力如转山，而收效如豪毛，遽以是为成功者，是夸诞自诬之论也。人情媮息，忤此小康，未暇计后日隐患，某等虽长虑却顾，不敢自逸，无若众论之灌叟何！自南京政府解散，提挈版籍而致诸大酋，终有癸丑之变。祸患绵亘，首尾四岁，以诒诸君子忧。繄！岂小人媮息之咎，某等亦与有罪焉。”先生盖以临时政府移宅宛平，追惩前失，深自引咎，欲来者之引为鉴也。始元年。先生尝谒黎公于武昌，见黎公为人乐易，脱略礼数，谓与共和政体相应。及世凯继任，先生游宛平，他日世凯问政于先生，知先生不能为用，而惮先生重望，授先生东三省筹边使，而不使开府辟僚佐，先生循道弥久，温温无所试，虽知世凯乏远略，无委仗意，犹庶几稍发舒素志，尝一行边，遂弃去。先生曾书《癸丑长春筹边》五言近体二首示余，其一云：“剑骑临边塞，风尘起大荒，回头望北极，轩翮欲南翔。墨袂哀元后，黄金换议郎，殷顽殊未尽，何以慰三殇。”论者谓尼父歌彼妇以出走，先生赋诗而挂冠，圣贤之不得行其志，大抵然也。未几归上海。宋教仁者，先生素所推毂，被世凯命长农林，时南北既一政，人

皆争言文治，同盟会议员在都者，以教仁为魁。教仁睹世凯兵盛不可与争锋，欲因议会多算以桡之。癸丑当大选，教仁属望黎公，世凯谗知其事，二年三月，世凯使贼杀教仁于上海。旋贷四国款二千五百万版以为解散东南义旅之用。八月南都既失，各省先后陷，先生于是年再适宛平，谒世凯，语不屈，遂见幽。世凯使幸臣陆建章布中谗于先生左右。先生违难，口授胜义，使弟子吴承仕疏记之，世所传《葑汉微言》者是也。五年世凯死，黎公继任，始出先生。是年夏，先生归自宛平，息肩上海。居顷之，南适肇庆，以观形势；复遍游新加坡南洋马来诸岛，所至演说宗国安危情势，以坚侨人内向之志。其秋归上海，因卜居焉。先生居既定，益扼腕策国事，故旧至自四方者，多就先生咨方略。时黎公虽继任，然失兵久，北洋军势未衰，而国务总理段祺瑞以不顺帝制，功尤高，其秘书长徐树铮缘附约法，构于府院之间。六年夏，黎公罢祺瑞职，以伍廷芳代之，令下数日，九省督军皆反，适长江巡阅使张勋入谒，请解散国会，登李经羲为总理，竟用是以兵二千矫命以清废帝复辟。黎公逊于东交民巷，密令段祺瑞复职，击走勋。黎公解职，冯国璋继。七月孙公率海军总长程璧光与先生及前国务总理唐绍仪赴番禺，军府既建，孙公以先生为秘书。先生为孙公草宣言，喻顺逆，既而请于孙公，赴昆明说唐继尧就副元帅职，出师北伐。先生有《发毕节赴巴留别唐元帅》诗云：“直北余逋寇，当关岂一夫。”欲继尧佐孙公扶义，为西南诸将先也。未几下江，过湖南，反上海，问学咨政者，不绝于庭。自是南北交兵，绵四五岁，国璋去，北方又拥徐世昌主之，至十一年夏，北方将领请黎公再起。先生以书抵黎公曰：“将帅过骄，难为其上，必欲出，请南都武昌，无滞宛平。”十二年六月黎公被迫如天津，浮海至上海，先生数过黎公道故。于时曹锟购致议

员，图干大选，先生与唐绍仪电书告议员南下集会，然亦不能有所匡救。十三年十月，孙公过沪入宛平，先生入谒为别。及孙公在宛平不豫，先生手疏医方，属余致之左右。自是数言时事，多谔谔之论。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变起，先生入宛平，教北方柄兵者备边守险之策。主者是先生言，逡巡不能见之施行。先生反上海，旋如苏州，因家于是，与诸生创国学讲习会，然于经国立政之务，未尝忘靖献也。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，以疾终于苏州寓邸。先生著述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次其轶事，以备内史之采择焉。

赞曰：余从先生游逾二纪，尝从容问先生政俗因革损益之由，先生启发恳至。又尝交先生弟子黄侃、汪东，侃之言曰，先生持论议礼，遵魏晋之笔，缘情体物，本纵横之家，可谓博文约礼，深根宁极者焉。侃既死，东语余曰，先生之玄言，可得而闻，先生之文章，终不能规其豪末。二君之言，盖笃论也。世多慕先生言政之电书，然先生乘兴奋笔，辄削稿不存，非其至也。世又疑先生立论先后殊致，斯则未原始察终之故也。先生救时之议，卑而易行，因人施教，随情利导，时有先后，性有刚柔，则所以开示之者，不容执一端。昔者尼父以道为度，标绝四之旨，亦尝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矣。先生尚不自有其身，何意、必之有哉！先生尝自谓平生仪刑昆山顾宁人，宁人直阳九之运，志不得施，以言救人。先生起自诸生，濯纓汉室，弱冠之岁，道风素论，已镇雅俗，中岁毗佐孙公，一匡诸夏，为世斗极，生而八方景附，歿而四海遏密，盛德大业，虽与伊吕比隆可也。呜呼至矣。

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^{*}

鲁 迅

前一些时，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，赴会者不满百人，遂在寂寞中闭幕，于是有人慨叹，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。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。官绅集会，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；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，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，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，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，和时代隔绝了。纪念者自然有人，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。

我以为先生的业绩，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回忆三十余年之前，木板的《馗书》已经出版了，我读不断，当然也看不懂，恐怕那时的青年，这样的多得很。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，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，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《革

^{*} 本文录自《鲁迅全集·且介亭杂文末编》。

命军》序，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。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，正办杂志《浙江潮》，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，却并不难懂。这使我感动，也至今并没有忘记，现在抄两首在下面——

狱中赠邹容

邹容吾小弟，被发下瀛洲。快剪刀除辫，干牛肉作饷。英雄一入狱，天地亦悲秋。临命须掺手，乾坤只两头。

狱中闻沈禹希见杀

不见沈生久，江湖知隐沦，萧萧悲壮士，今在易京门。螭彪羞争焰，文章总断魂。中阴当待我，南北几新坟。

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，即日东渡，到了东京，不久就主持《民报》。我爱看这《民报》，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，索解为难，或说佛法，谈“俱分进化”，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，和“××”的×××斗争，和“以《红楼梦》为成佛之要道”的×××斗争，真是所向披靡，令人神旺。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，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，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，所以直到现在，先生的音容笑貌，还在目前，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却一句也不记得了。

民国元年革命后，先生的所志已达，该可以大有作为了，然而还是不得志。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，死备哀荣，截然两样的。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，后来都成为事实，他的一身，就是大众的一体，喜怒哀乐，无不相通；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，但视为最紧要的“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；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，增进爱国的热肠”（见《民报》第六本），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；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，以遂私图，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，仅垂空文，至于今，惟我们的“中华民国”之称，尚